

母亲

◎金建新

我童年的记忆,大多是关于母亲的。

1970年1月的一天,五岁的我和父母、哥哥、姐姐一起,乘坐一辆大型拖挂车从金沙一路艰难东行。在驾驶室,我蜷缩在母亲的怀抱里,从驾驶室后窗看到父亲和哥哥姐姐他们双手扶着车栏杆,顶着凛冽寒风站立在后面敞开的挂车厢里。由于长时间的颠簸,小小年纪的我禁不住烦躁哭闹,好在母亲一直紧紧地抱着我、安慰我。过了许久,我们一行终于到达位于南通县偏东一隅、黄海之滨,被称作农场的海丰村。

沿着乡间东西向的碎砂石子公路,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坐北朝南崭新的红砖瓦房。房子的东西两头,流淌着清澈的河水,河边矗立着高高的水泥电线杆。车子在最南头一排红砖瓦房前停了下来。身为国家财税干部的母亲为响应国家号召,从县城金沙被安排分配到农场干校食堂当保管、会计,兼做勤杂、农活。母亲和我在红砖瓦房里安顿好了后,父亲带着哥哥、姐姐离开农场回城里了。

在母亲领我住进屋的时候,这间屋子已经住了农场干校的一位年轻女干部。我和母亲刚住进去时很不习惯,因为这位年轻女干部从城里来的时间不长,夜里睡觉经常做梦说梦话,甚至还在梦里哭闹叫喊,吵得我们睡不好觉。母亲很快就适应了,一点事都没有,而我却担惊受怕。母亲从来不多斥教训人家,只是耐心地哄我,紧紧地抱着我入睡。

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我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与好奇,还特别贪玩。有一次,我从食堂前场地上置放的一台农具上重重地摔倒在地,膝盖被戳破了,流了好多血。母亲闻讯后连忙把我抱到医务室诊治包扎。

每天在食堂,我都跟在母亲一旁,看她认真地进货理货、配发食材、记账对账。每天早晚,母亲还要围着偌大的热水锅帮干校几十户人家打开水。一天下来,母亲累得浑身乏力,胳膊又酸又疼,抬都抬不起来。工作之余,母亲还常常带我去田间劳作,帮农场农民春种秋收。累了乏了,大伙儿一起围坐在田埂上歇息说笑。我学着农民伯伯的样子,随手从地上拔起两根狗尾巴草,将草的一头支在上眼皮上,另一头交叉咬在嘴里(有点甜味),学着猫咪的模样,惹得大伙儿笑。

那时候我最喜欢吃的是食堂里煮得香喷喷的赤豆饭和两毛钱一小碗的红烧肉。食堂大伯大妈拿勺子将红烧肉从大铁锅中盛起,放到几十只小碗里,着实叫人嘴馋。中午在一起吃饭时,我指着碗里的红烧肉对母亲说,怎么这么多肥肉?要是碗里全是精肉就好了。母亲笑了,说哪能这样呢,猪肉有精有肥,别人也喜欢吃精肉,不能只顾自

己不顾别人。在弥漫着煤油味的小卖部里,有香烟盒那么大的方块光面脆饼,还有小商贩用自行车推来叫卖的又大又红的水蜜桃。劳累了一天的母亲自己不舍得吃,总是留给我。

晚饭后,我跟着母亲到露天广场观看《红灯记》《沙家浜》等样板戏电影。电影中美丽的自然场景让我心驰神往,主人公的英雄主义、大无畏气概令我振奋。

白天,母亲得空了就带我去食堂北边围垦的滩涂看看。我们沿着高高的堤坝行走,下面是白茫茫一片的滩涂,上面是展翅飞翔的海鸟。我的眼前展现出一片洁净的天地,如童话般美丽,那是我心中最美的图画。聆听海鸟悦耳动听的叫声,嗅着清新怡人的气息,心里产生无限遐想和飞天梦想,夜里常常梦见自己像迎风展翅的海鸟在天空翱翔。想家的时候,在风里、在雨中、在马路边,无数次地凝望来往的车辆,盼着县城里来的亲人。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河边的田埂上,将耳朵紧贴在河边高高矗立的、同样孤零零的水泥电线杆上,倾听远处传来“呜呜”的震颤回声,那声音是多么的美妙与神奇,仿佛是天籁之音……

1972年9月小学开学前夕,母亲离开海丰农场返回县城金沙财税所工作。我也跟着回到县城金沙上小学,开始我的求学生涯。

1998年清明节后的一个星期天,我曾独自一人回到魂牵梦萦、离别多年的海丰农场。沿着熟悉的乡间东西向的碎砂石子公路,映入眼帘的是那久违的一排排坐北朝南的红砖瓦房,房子的东西两头依旧流淌着清澈的河水,河边依旧矗立着高高的水泥电线杆。熟悉的村口开满油菜花,从原先村里低矮潮湿昏暗的草屋到眼前高大明亮宽敞的农家楼房,从锈迹斑斑破旧的小水沟到高大矗立的大水闸,无不镌刻着岁月的沧桑与历史的变迁,仿佛穿越时空隧道,令人神往、刻骨铭心。

当年的海丰农场原先是一望无际的海边滩涂,经过多次围垦造田、拓展延伸才形成这样的宝地。勤劳智慧的人们背井离乡、沿途跋涉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围垦造田、开荒种地、播下希望、辛苦耕耘,将这片贫瘠之地建成美丽的海滨乡村。母亲就是这批建设者中光荣的一员。

童年时陪母亲在海丰农场,是我悠悠岁月长河中最初的记忆,是我生命里最珍贵的闪亮时光。我把她当作了我的第二故乡,她是我漫漫人生之路的起点。在我茁壮成长的时候,母亲却在悄悄地变老。我很庆幸,还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让我怀念无忧的童年,怀念年轻时风风火火走南闯北的母亲。重温生我养我的母亲给我的无私大爱、人格力量,我立志要像母亲一样不畏艰难、勇于担当、积极乐观、热爱生活。

玉兰
一瓣



春水东流(油画)

◎蒯连会

等风来

◎刘慧敏

初到南通时,最让我惊异的是风。那是2015年9月,我拖着行李箱站在南通大学门口,风毫无预兆地掀翻了我的伞。后来才知道,这里的风与四川盆地的不同,少了山峦的阻隔,多了水天的辽阔。它从浩渺江面奔袭而来,先掠过狼山寺的飞檐,又穿过啬园的古树,最后扑在脸上,带着江水特有的腥甜。

那时课余时间,我常揣着一本《苏轼诗词选》去啬园,独自坐在石凳上品读。风来翻书,时而停在“花褪残红青杏小”,时而掀到“莫听穿林打叶声”,仿佛在与我共读。阳光透过银杏树的枝叶,在泛黄的书页上投下细碎的光痕,那些千百年前从蜀地走出来的词句,也与我一同呼吸着南通湿润的空气。偶尔抬头,看见银杏叶在风中轻轻颤动,忽然觉得,东坡词中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或许就是这般光景。

毕业后留在南通工作,在明亮的教室里,我教孩子们读“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窗外是车水马龙的沿河路,教室里是琅琅的读书声。有个扎马尾的女孩突然问:“老师,苏轼看到的浪花,是不是像滨江公园那种?”我望向

窗外,盛夏的阳光正炙烤着教室的玻璃幕墙,突然想起自己初次站在滨江之畔,也是这般对着长江发呆。“可能更凶些,”我笑着指着课件里的赤鼻矶,“但肯定没我们南通的风大——能把浪花直接吹干成盐粒的那种。”孩子们笑起来,课本上的“卷起千堆雪”被他们画满了浪花形状的批注。

课后在休息室,同事们最爱考我方言。“‘下雨’用南通话怎么说?”“落雨。”“错啦!”他们大笑,“在南通要叫‘哈雨’!”后来我在《南通方言词典》里查到,这“哈”字极有可能是古语“夏”的转音,就像江岸的芦苇,把远古的语音摇曳至今。

如今我最爱去濠南别业看紫藤。四月里,张謇亲手栽植的老藤已攀满整个花架,垂落的花串像被岁月浸透的紫色璎珞。风过时,花瓣簌簌落在我手中的《苏轼诗词选》上,恰好覆住“此心安处是吾乡”那一页。我拾起一片夹进书里,忽然发现书页边缘已泛出茶色的年轮——这本从四川带来的书,竟陪我在南通看尽了近十个春天的紫藤花开。

花架下的青砖缝里,几株新生的藤蔓正沿着斑驳的支架攀缘,嫩芽在阳光下舒展如新写的诗行。

芬芳
一叶

三月(组诗)

◎陈克勤

一
春已归 花又开
几条冬眠的蚯蚓
从暗无天日的洞穴 醒来
睡眠惺忪地钻出泥土
河流 也按捺不住悸动
给春天写诗

一缕轻风吹过
那块被野火烧过的荒原
已然一片新绿

二
今夜,你会不会来
酒喝干 再斟满
去年秋天的最后一片落叶

是我 叩开你
三月门扉的名片 上面
写满我相思成疾的青春
三
窗外 一只红尾狐
满是爱怜地 读着
我墨迹未干的情诗
今夜
适合无病呻吟

四
我是一粒
来自秋天的种子
在三月的信风里
随波逐流

紫琅
诗会